

东汉鲜卑起源断想

卫 广 来

鲜卑这个民族,东汉以前和中原王朝是没有过接触的,《史记》、《汉书》中都不曾提到它,东汉初年才开始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东汉的鲜卑主要有两个系统:起源于蒙古草原东北角的拓跋鲜卑;东汉时向南、向西进行过两次大迁移,后来建立北魏王朝,历史上称为“北部鲜卑”。在蒙古草原东南部发展起来的鲜卑人,东汉桓灵时曾建立以檀石槐为首的部落大联盟,习惯上称为“东部鲜卑”。下面我们探讨的即是东部鲜卑的起源问题,文字上一般仍使用魏晋以来汉文传记中“鲜卑”这个名称。

一、关于鲜卑起源的各种说法

这个问题在古代就发生了。《史记索隐》里录有东汉人三种说法。应奉上桓帝书说:

秦筑长城,徒役之士亡出塞外,依鲜卑山,因以为号。

这可能不是奏议的原文,《翰苑集》注引《汉名臣奏》这样说:“鲜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亡出塞。鲜,少也。卑,陋也。言其种众少陋也。”照这个说法,鲜卑不是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汉人出亡塞外的囚徒团伙。东汉著名学者服虔说:

山戎,盖今鲜卑。

东汉司徒胡广却说:

鲜卑,东胡别种。^①

以后古代的几部文献,都沿用胡广说法,晋陈寿《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序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注引晋士沈《魏书》:“鲜卑亦东胡之余也。”《翰苑集》注引晋司马彪《续汉书》:“鲜卑,亦东胡之支也。”最后南朝宋范曄《后汉书·鲜卑传》敲定:“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古人意见,大致如此。

五十年代马长寿写出《乌桓与鲜卑》,第三章中把应奉、服虔的说法都否定了,采取胡广一派说法,认为鲜卑与乌桓同源于东胡,只是觉得陈寿的措词更恰当些。他的主要贡献在探出鲜卑山的位置。原来《太平御览》地部引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里已提到两座鲜卑山,一在樊城(今辽宁锦县)以东,一在辽西(郡治乐阳,今辽宁义县西)的西北一百里。又引《隋图经》说:“鲜卑山在柳城县(今辽宁朝阳南)东南。”《方舆纪要》卷八谓在柳城东二百里,似乎那里还有一座鲜卑山。另外《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说敦煌东南也有一鲜卑山。马长寿认为“鲜卑山如此众多,与汉魏时鲜卑人的到处迁徙有关”,认为这些山名都是后起的。他根据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所载,确定原始的鲜卑山在辽东塞外今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右翼中旗附近,说:“一个部落集团从东胡分化出来,最初的分布地点在鲜卑山,北部部落集团遂以鲜卑为名。”

八十年代黄烈著成《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四章认为乌桓和鲜卑在东胡以前，都以各自的部落而独立存在。他们同属东夷北支的系统，乌桓与夏代九夷中的赤夷有关，其色尚赤；鲜卑与九夷中的白夷有关，其色尚白。其后都加入了东胡部落联盟，在东胡瓦解后，又各自以族相聚，恢复了各自的族号。乌桓和鲜卑都不是因山得名，而是以族名名山。

今人意见，主要即上述两种。

二、鲜卑石室与大鲜卑山

我觉得东部鲜卑既与北部鲜卑同为鲜卑族，探讨东部鲜卑起源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拓跋鲜卑的起源，《魏书·序纪》里载有一段传说：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拓跋人把自己说成轩辕黄帝之后，跻身于华夏之列，正象匈奴人自封为夏后氏之裔一样，反映了他们进入中原以后正在与汉人融合的现实以及向往汉族历史文明的心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经过传说记史的阶段，抛去美饰自诩的成分，拓跋人这个古老的传说大体反映了他们祖先发端的历史真实。

可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居住地，北魏太武帝以前，拓跋人中已经没有人确知在何处，只根据传说中的模糊记忆知道在北方遥远的大鲜卑山。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远道来魏朝贡的乌洛侯国使者带来一个重大的消息。《魏书·乌洛侯国传》记载：

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李敞的祝文保存在《魏书·礼志》中，共123字。近代的学者根据这一线索，曾努力探寻鲜卑石室所在，结论很多，方法都是依据文献记载先确定乌洛侯国的位置，再进一步推断拓跋鲜卑的居住地。可是由于缺乏实证，多少年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十年前考古学上出了新发现，才形成定论。

内蒙古考古工作者从1979年开始，经过多次艰苦的勘查，1980年7月30日终于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内找到了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石文与《魏书·礼记》所载基本相同，从而证实了所谓“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祥地。嘎仙洞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山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角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原属黑龙江省）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地当大兴安岭北段顶巅的东麓，地理座标为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

三、拓跋鲜卑神兽与鲜卑郭落带

拓跋毛以前拓跋先世已历六七十代，毛以后到北魏道武帝开国又经历了大约三十代，以一代二十五年的一般指数计算，则拓跋先世最早在嘎仙洞一带活动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一千七八百年，约当夏末商初。

拓跋鲜卑在嘎仙洞一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约在东汉前期离开那里，向南迁到今内蒙古呼伦湖附近。一百多年后，到东汉后期，在酋长拓跋邻的指导下，由邻的儿子诸汾率领，又横穿蒙古大草原，西迁到匈奴故地阴山（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在西迁的旅程中，他们先是在大兴安岭的南段出出进进，东冲西撞，找不着道路。《魏书·序纪》记载说：

圣武帝讳洁粉。献帝(即拓跋邻)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

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民居匈奴之故地。

这种似马非马,类牛非牛的神兽,使我们联想到鲜卑学上东部鲜卑的“鲜卑郭落带”。战国时候,东胡中流行一种人人喜爱的宽大的皮腰带,叫做“鲜卑郭落带”。鲜卑在东胡语中是“祥瑞”的意思。郭落是“兽”的意思,腰带上系有雕镂这种瑞兽图案的带钩,这腰带便叫“鲜卑郭落带”。③后来这种腰带传入中原地区,中原人简称为“鲜卑”、“犀毗”、“胥毗”、“师比”,同一物而读音轻重不同。④中原的达官贵人们喜佩此物,以为荣耀,《战国策》载赵武灵王曾经赏赐周绍黄金师比。南方的诗人甚至把它引入文学语言,用来形容好女的苗条,《楚辞·招篇》“小腰秀颈,若鲜卑只”,意思即是好女腰细颈长,象用鲜卑之带结束的一样。当代考古在内蒙、东北各地鲜卑遗迹中发现不少鹿形铜制饰牌,⑤初步拟定即“鲜卑郭落带”的附件,“鲜卑郭落”这种瑞兽即人工驯养的家鹿。古代我国东北乃至西伯利亚的山林地区,曾有不少养鹿的部落。南北朝到唐代,活动在今黑龙江上游苏联赤塔一带的“鞠”部落,“有木无草,地多苔。无羊马,人豢鹿若牛马,唯食苔,欲以驾车”。⑥东北的鄂伦春人一直到明清时候还保持着使唤家鹿的习惯,他们称“驯鹿”为“鄂伦”,⑦“役之如牛马,有事哨之则来,舐以盐则去,部人赖之,不杀也。……土人饲以石花,即苔也”。⑧性情温顺的家鹿,适合于山林民族转移时驮运家当和老人小孩,功用有如骆驼之于草原民族,被称为“林海之舟”。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即在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境内,最初的“大鲜卑山”或因栖息有此类动物而得名,这里的居民因山自称鲜卑,“鲜卑族”的意思便是“驯鹿的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可能同源于大鲜卑山,大约在战国以前有一支南下,后来加入东胡联盟,汉魏时到处迁徙,所以辽东、辽西有鲜卑山,敦煌以南有鲜卑山,辽东塞外还有东胡破灭后鲜卑退保的鲜卑山,这些都是以族名山,只有冠了“大”字的大鲜卑山才是以山名族的鲜卑各部的总发源地。

四、结论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对东汉三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评定:

应奉的囚徒说属于一种政治言论,这和南朝人把拓跋鲜卑说成是投降匈奴不光彩的李陵之后一样,含有对鲜卑进行诬骂的动机,不可取。

胡广是桓帝时的司徒,位居三公,代表政府讲话,所说自然产生大的影响,所以晋朝以后史家都沿袭。可是他的“东胡别种”说,只讲对了一半,他只讲了他所知道的近况,而那只是鲜卑历史进程中途的一个片段。

服虔除了说“山戎,盖今鲜卑”,还讲过“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的话,也见于《史记·匈奴传》注。他是东汉有名的大学者,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谈问题的,我们认为他的提法接近史实。

我们的结论是:

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一样同源于大鲜卑山,他们从一开始就自称鲜卑,只是中原人把它叫做山戎,《史记·匈奴列传》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山戎不必就是一个民族的名称,而是某一地区许多属不同的部落的泛称,意思是住在山里的非华夏人。春秋以前,中原人往往是按地域方位来区划和称呼边远少数民族的,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笼统叫法,也有象“山戎”这样一类略微具体的称谓。古代信息条件落后,各民族之间往来有限,出现这样的现象是符合历史进程的。秦汉以下,《史记》尚

把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归入《西南夷列传》，《后汉书》把东北民族统归入《东夷传》，就是北宋欧阳修编《新唐书》，还是把契丹、室韦、渤海这些不同的民族总为一个《北狄传》，这虽然不见得就是认识问题，更多的是史家“以类成传”的技术处理，但区域划分的形式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服虔所说“山戎，盖今鲜卑”的实际内容。此结论一。

战国以前，鲜卑有一支从大鲜卑山南下，后来加入东胡部落联盟。东胡也不是一个民族概念，它只是一个许多部落的结合体，因为位置在匈奴以东，所以叫东胡。东胡联盟形成于战国时期，秦汉之际一度十分强盛，与匈奴、月氏东西一线并峙于北方草原，不久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灭，其中一支退保鲜卑山，另一支退保乌桓山，都恢复各自的族号，以族名山，东胡这个名称便在历史上消失了。这就是《太平御览》卷121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所说东部鲜卑“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的实际内容。此结论二。

鲜卑山即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西边的大罕山，乌桓山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以北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附近，二山都位于内蒙古草原的东南部，鲜卑在乌桓以北。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即匈奴东部），西汉政府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一带，鲜卑也跟着向西南推进，移居于过去乌桓所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得光武帝允许，又从塞外移居到辽东至朔方等沿边十郡塞内，鲜卑跟着向南漫延到原乌桓占有的老哈河流域。东汉以前，鲜卑的南面始终隔有乌桓，所以“未有名通于汉”，他自己自行发展，与中原王朝在政治上不曾发生关系。这时已与汉疆直接毗邻，就在建武二十五年这年，与东汉“始通驿使”，④从此搭上中国历史的航船，鲜卑历史开始明朗起来。到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鲜卑又击破赤山乌桓，占领赤山（今内蒙古赤峰市），从此乌桓在塞外的根据地尽失，全部转入塞内，依附汉朝，鲜卑在塞外占了优势。赤山战役是乌桓和鲜卑势力消长的转折点，永平以前草原东部部落集团反抗匈奴的旗帜是乌桓，永平以后变为鲜卑，鲜卑控制了塞外漠南局面，鲜卑历史有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当东胡强盛时，乌桓、鲜卑不显；当乌桓光辉时，鲜卑不显；乌桓入塞附汉，鲜卑在塞外崛起，从此族名大盛。这就是服虔所说：“东胡，乌桓之先，后为鲜卑”的历史内容。此结论三。

东部鲜卑包括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好几支，他们各自都还有一个形成的问题。我们既已把东部鲜卑的发源地由鲜卑山推到更早的大鲜卑山，那些问题便都属于鲜卑的发展问题了，这里不再谈它。

注 释

①东汉三说都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注。

②宋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③《史记》卷110《匈奴传》“黄金胄”句，索隐注引张晏语：“鲜卑郡辽东，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又引延笃语：“胡革带钩也。”《汉书》卷94《匈奴传》“黄金胄”句，颜注引孟康说：“腰中大带也。”

④《汉书·匈奴传》颜注：“斥咄，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

⑤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

⑥《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

⑦何秋涛：《朔方备乘》：“俄伦即中国驯鹿。”

⑧西清：《黑龙江外记》卷八。